

標點宋人平話

京本通俗小說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

## 碾玉觀音（上）

山色晴嵐景物佳，煖烘回雁起平沙。東郊漸覺花供眼；南陌依稀草吐芽。堤上柳，未藏鴉，尋芳趁步到山家。隴頭幾樹紅梅落，紅杏枝頭未着花。

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；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：

每日青樓醉夢中，不知城外又春濃。杏花初落疎疎雨；楊柳輕搖淡淡風。浮畫舫，躍青驄，小橋門外綠陰籠。行人不入神仙地，人在珠簾第幾重？

這首詞說仲春景致；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：

先自春光似酒濃，時聽燕語透簾櫳。小橋楊柳飄香絮；山寺緋桃散落紅。鶯漸老，蝶西東，春歸難覓恨無窮。侵階草色迷朝雨；滿地梨花逐曉風。

這三首詞，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——原來這春歸去，是東風斷送的。有詩

道：

春日春風有時好；

春日春風有時惡。

不得春風花不開，

花開又被風吹落。

蘇東坡道：『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，是春雨斷送春歸去。』有詩道：

雨前初見花間蕊；

雨後全無葉底花。

蜂蝶紛紛過牆去，

却疑春色在鄰家。

秦少游道：『也不干風事，也不干雨事，是柳絮飄將春色去。』有詩道：

三月柳花輕復散，

颿颿澹蕩送春歸。

此花本是無情物，

一向東飛一向西。

邵堯夫道：『也不干柳絮事，是胡蝶採將春色去。』有詩道：

花正開時當三月，

胡蝶飛來忙切切。

採將春色向天涯，

行人路上添淒切。

曾兩府道：『也不干胡蝶事，是黃鶯啼得春歸去。』有詩道：

花正開時豔正濃，

春宵何事老芳叢？

黃鶯啼得春歸去，

無限園林轉首空。

朱希真道：『也不干黃鶯事，是杜鵑啼得春歸去。』有詩道：

杜鵑叫得春歸去，

物邊啼血尚猶存。

庭院日長空悄悄，

教人生怕到黃昏。

蘇小妹道：『都不干這幾件事，是燕子啣將春色去。』有蝶戀花詞爲證：

妾本錢塘江上住，花開花落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啣將春色去，紗窗幾陣黃梅雨。斜插犀梳雲半吐，檀板輕敲，唱徹黃金縷。歌罷綵雲無覓處，夢回明月生南浦。

王岩叟道：『也不干風事，也不干雨事，也不干柳絮事，也不干胡蝶事，也不干黃鸝事，也不干杜鵑事，也不干燕子事，是九十日春光已過，春歸去。』曾有詩道：

怨風怨雨兩俱非，

風雨不來春亦歸。

腮邊紅褪青梅小，

口角黃消乳燕飛。

蜀魄健啼花影去，

吳蠶強食柘桑稀。

直惱春歸無覓處，

江湖辜負一蓑衣。

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？紹興年間，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，本身是三鎮節度使，咸安郡王。當時怕春歸去，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。至晚回家，來到錢塘門裏，車橋前面。鈞眷轎子過了，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，只聽得橋下裋褐鋪裏一個人叫道：『我兒出來看郡王！』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，叫幫總虞候道：『我從前要尋這個人，今日却在這裏！只在你身上，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。』當時虞候聲諾來尋，這個看郡王的人，是甚色目人？正是：

塵隨車馬何年盡？

情繫人心早晚休。

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，門前出着一面招牌，寫着「璩家裝裱古今書畫」，舖裏一個老兒，引着一個女兒，生得如何？

雲鬢輕籠蟬翼；蛾眉淡拂春山。朱唇綴一顆櫻桃；皓齒排兩行碎玉。蓮步半折小弓弓；鶯囀一聲嬌滴滴。

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。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，婆婆把茶點來，虞候道：「啓請婆婆，過對門裱糊舖裏，請璩大夫來說話。」婆婆便去請到來，兩個相揖了，就坐。璩待詔問：「府幹有何見諭？」虞候道：「無甚事，閒問則個。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，是令愛麼？」待詔道：「正是拙女，止有三口。」虞候又問：「小娘子貴庚？」待詔應道：「二十八歲。」再問：「小娘子如今要嫁人，却是趨奉官員？」待詔道：「老拙家寒，那討錢來嫁人？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。」虞候道：「小娘子有甚本事？」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，有詞寄眼兒媚爲證：

深閨小院日初長，嬌女綺羅裳。不做東君造化，金針刺繡羣芳樣。斜枝嫩葉，包開蕊，唯只欠馨

香曾向園林深處，引教蝶亂蜂狂。

原來這女兒會繡作。虞侯道：『適來郡王在轎裏，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裡肚。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，老丈何不獻與郡王？』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，到明日寫一紙獻狀，獻來府中。郡王給與身價，因此取名秀秀養娘。不則一日，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，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。郡王看了歡喜道：『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，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？』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，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道：『這塊玉堪做甚麼？』內中一個道：『好做一副勸盃。』郡王道：『可惜恁般一塊玉，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！』又一個道：『這塊玉上尖下圓，好做一個摩侯羅兒。』郡王道：『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，尋常間又無用處。』數中一個後生，年紀二十五歲，姓崔名寧，趨事郡王數年，是昇州建康府人。當時叉手向前，對着郡王道：『告恩王：這塊玉上尖下圓，甚是不好，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。』郡王道：『好！正合我意。』就叫崔寧下手，不過兩個月，碾成了這個玉觀音。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，龍顏大喜。崔寧就本府增添請給，遭遇郡王，不則一日，時遇春天，崔待詔遊春回來，入得錢塘門，在一個酒肆，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喫得。

數盃，則聽得街上鬧炒炒，連忙推開樓窗看時，見亂烘烘道：『井亭橋有遺漏！』喫不得這酒成，慌忙下酒樓看時，只見：

初如螢火，次若燈火，千條蠟燭焰難當；萬座糝盆敵不住。六丁神推倒寶天爐；八力士放起焚山火。驪山會上，料應褒姒逞嬌容；赤壁磯頭，想是周郎施妙策。五通神擗住火葫蘆；宋無忌趕番赤驃子，又不曾瀉燭澆油，直恁的烟飛火猛！

崔待詔望見了，急忙道：『在我本府前不遠！』奔到府中看時，已搬挈得罄盡，靜悄悄地無一個人。崔待詔既不見人，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，火光照得如同白日，去那左廊下，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，自言自語，與崔寧打個胸廝撞。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，倒退兩步，低聲唱個喏。原來郡王當日，嘗對崔寧許道：『待秀秀滿日，把來嫁與你。』這些衆人都攬掇道：『好對夫妻！』崔寧拜謝了，不則一番。崔寧是個單身，却也癡心；秀秀見恁地個後生，却也指望。當日有這遺漏，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，從左廊下出來，撞見崔寧，便道：『崔大夫，我出來得遲了，府中養娘，各自四散，管顧不得。你如今沒奈何，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。』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，沿着河走到石灰橋。

秀秀道：『崔大夫！我脚痛了，走不得。』崔寧指着前面道：『更行幾步，那裏便是崔寧住處。』小娘子到家中歇脚，却也不妨。『到得家中坐定，秀秀道：『我肚裏飢，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。我受了些驚，得杯酒喫更好。』當時崔寧買將酒來，三盃兩盞，正是：

✓三盃竹葉穿心過，

兩朵桃花上臉來。

道不得個「春爲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」。秀秀道：『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，把我許你，你兀自拜謝，你記得也不記得？』崔寧又着手只應得喏。秀秀道：『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，好對夫妻，你怎地到忘了？』崔寧又則應得喏。秀秀道：『比似只管等待，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』崔寧道：『豈敢！』秀秀道：『你知道不敢，我叫將起來，教壞了你。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？我明日府裏去說。』崔寧道：『告小娘子，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；只一件，這裏住不得了，要好趁這個遺漏，人亂時，今夜就走開去，方纔使得。』秀秀道：『我既和你做夫妻，憑你行。』當夜做了夫妻，四更已後，各帶着隨身金銀物件出門，離不得飢餓渴飲，夜住曉行，迤邐來到衢州。崔寧道：『這裏是五路總頭，是打那條路去？』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。我是碾玉作，信州有幾個相識，怕那裏安得身。』卽時取路。

到信州住了幾日，崔寧道：『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，若說道我等在此，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，不當穩便。不若離了信州，再往別處去。』兩個又起身上路，徑取潭州。不則一日，到了潭州，却是走得遠了。就潭州市裏，討間房屋，出面招牌，寫着「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」。崔寧便對秀秀道：『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，料得無事。你我安心，好做長久夫妻。』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，見崔寧是行在待詔，日逐也有生活得做。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，有會到都下的，得知府中當夜失火，不見了一個養娘，出賞錢尋了幾日，不知下落——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，見在潭州住。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也有一年之上。忽一日，方早開門，見兩個着皂衫的，一似虞候府幹打扮，入來舖裏坐地，問道：『本官聽得說有個行在崔待詔，教請過來做生活。』崔寧分付了家中，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，便將崔寧到宅裏，相見官人，承攬了玉作生活。回路歸家，正行間，只見一個漢子，頭上帶個竹絲笠兒，穿着一領白緞子兩上領布衫，青白行纏扎着褲子口，着一雙多耳麻鞋，挑着一個高肩担兒，正面來，把崔寧看了一看——崔寧却不見這漢面貌，這個人却見崔寧——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，正是：

誰家稚子鳴榔板，

驚起鴛鴦兩處飛。

## 碾玉觀音（下）

竹引牽牛，花滿街，疎籬茅舍，月光篩。琉璃盞內，茅柴酒，白玉盤中，簇荳梅。休懊惱，且開懷，平生贏得笑顏開。三千里地，無知己，十萬軍中，掛印來。

這隻鷓鴣天詞，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。從順昌入戰之後，閒在家中，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。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，家道貧寒，時常到村店中吃酒。店中人不識劉兩府，歡呼囉唳。劉兩府道：『百萬番人，只如等閒。如今却被他們誣罔！做了這隻鷓鴣天，流傳直到都下。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，見了這詞，好傷感。』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！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。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，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，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。却經由潭州路過，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，一路尾着崔寧到家，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裏，便撞破他們道：『崔大夫多時不見，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？』教我下書來潭州，今遇着你們。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好！當時說殺崔寧夫妻兩個，被他看破。那人是誰？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，從小伏侍郡王，見他朴實，差

他送錢與劉兩府。這人姓郭，名立，叫做郭排軍。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，安排酒來請他，分付道：『你到府中，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。』郭排軍道：『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裏？我沒事，却說甚麼？』當下酬謝了出門，回到府中，參見郡王，納了回書，看看郡王道：『郭立前日下書回，打潭州過，却見兩個人在那裏住？』郡王問：『是誰？』郭立道：『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，請郭立吃了酒食，教休來府中說知。』郡王聽說，便道：『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，却如何直走到那裏？』郭立道：『也不知他仔細；只見他在那裏住地，依舊掛招牌做生活。』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，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，帶着做公的，備了盤纏，徑來湖南潭州府，下了公文，同來尋崔寧和秀秀，却似：

皂雕追紫燕，  
猛虎啖羊羔。

不兩月，捉將兩個來，解到府中，報與郡王得知，即時陸廳。原來郡王殺番人時，左手使一口刀，叫做小青；右手使一口刀，叫做大青。這兩口刀不知剗了多少番人。那兩口刀，鞘內藏着，掛在壁上。郡王陸廳，衆人聲喏，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。郡王好生焦躁，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，右手一掣，掣刀在手，睜起殺番人的眼兒，咬得牙齒剝剝地響。當時誆殺夫人，在屏風背後道：『郡王這裏是帝輦。

之下，不比邊庭上面。若有罪過，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。如何胡亂凱得人？」郡王聽說道：「耐耐這兩個畜生逃走，今日捉將來，我惱了，如何不凱？既然夫人來勸，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，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。」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，解這崔寧到臨安府，一一從頭供說：「自從當夜遺漏，來到府中，都搬盡了，只見秀秀養娘，從廊下出來，揪住崔寧道：『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？若不依我口，教壞了你。』要共逃走。崔寧不得已，與他同走。只此是實。」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。郡王是個剛直的人，便道：「既然恁地，寬了崔寧，且與從輕斷治。」崔寧不合在逃，罪杖發遣建康府居住。當下差人押送，方出北關門，到鵝項頭，見一頂轎兒，兩個人抬着，從後面叫：「崔待詔且不得去！」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，趕將來又不知恁地，心下好生疑惑。傷弓之鳥，不敢攪事，且低着頭只顧走。只見後面趕將上來，歇了轎子，一個婦人走出來，不是別人，便是秀秀。道：「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，我却如何？」崔寧道：「却是怎地好？」秀秀道：「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，把我捉入後花園，打了三十竹篦，遂便趕我出來。我知道你建康府去，趕將來同你去。」崔寧道：「恁地却好？」討了船，直到建康府，押發人自回。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，就有一場是非出來。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，惹着他不

是輕放手的；他又不是王府中人，去管這閒事怎地？況且崔寧一路買酒買食，奉承得他好，回去時，就隱惡而揚善了。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，既是問斷了，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，依舊開個碾玉作舖。渾家道：『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，只是我家爹媽，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，兩個老的吃些苦——當日捉我入府時，兩個去尋死覓活——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。』崔寧道：『最好！』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，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，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，問他隣舍，指道：『這一家便是。』來人去門首看時，只見兩扇門關着，一把鎖鎖着，一條竹竿封着。問隣舍：『他老夫妻那裏去了？』隣舍道：『莫說！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，獻在一個奢遮去處，這個女兒不受福德，却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。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，送在臨安府吃官司；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，老夫妻見女兒捉去，就當下尋死覓活，至今不知下落，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。』來人見說，再回建康府來，兀自未到家，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，只見外面有人道：『你尋崔待詔住處，這裏便是。』崔寧叫出渾家來看時，不是別人，認得是璩公、璩婆都相見了，喜歡的做一處，那去取老兒的人，隔一日纔到，說如此這般，尋不見，却空走了這遭。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，兩個

老人道：『却生受你！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，教我尋來尋去，直到這裏。』其時四口同住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朝廷官裏，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，拿起這玉觀音來看。這個觀音身上，當時有一個玉鈴兒失手脫下，卽時問近侍官員：『却如何修理得？』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，道：『好個玉觀音！怎地脫落了鈴兒？』看到底下，下面碾着三字：『崔寧造。』恁地容易，既是有人造，只消得宣這個人來教他修整。』敕下郡王府，宣取碾玉匠崔寧。郡王回奏：『崔寧有罪，在建康府居住。』卽時使人去建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。當時宣崔寧見駕，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。崔寧謝了恩，尋一塊一般的玉，碾一個鈴兒接住了，御前交納，破分請給養了崔寧，令只在行在居住。崔寧道：『我今日遭際御前，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個碾玉舖，須不怕你們撞見。』可煞事有鬪巧，方纔開得舖三兩日，一個漢子從外面過來，就是那郭排軍，見了崔待詔便道：『崔大夫恭喜了！你却在這裏住！』抬起頭來，看櫃身裏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。郭排軍吃了一驚，拽開脚步就走。渾家說與丈夫道：『你與我叫住那排軍，我相問則個。』正是：

平生不作皺眉事，  
世上應無切齒人。

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。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，口裏喃喃地道：『作怪！作怪！』沒奈何只得與崔寧回來，到家中坐地。渾家與他相見了，便問：『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，你却歸來說與郡王，壞了我兩個的好事。今日遭際御前，却不怕你去說？』郭排軍吃他相問得无言可答，只道得一聲『得罪！』相別了，便來到府裏，對着郡王道：『有鬼！』郡王道：『這漢則甚？』郭立道：『告恩王，有鬼！』郡王問道：『有甚鬼？』郭立道：『方纔打清湖河下過，見崔寧開個碾玉舖，却見櫃身裏一個婦女，便是秀秀養娘。』郡王焦躁道：『又來胡說！秀秀被我打殺了，埋在後花園，你須也看見；如何又在那裏？却不是取笑我！』郭立道：『告恩王，怎敢取笑？方纔叫住郭立，相問了一回。怕恩王不信，勒下軍令狀了去。』郡王道：『真個在時，你勒軍令狀來。』那漢也是合苦，真個寫一紙軍令狀來。郡王收了，叫兩個當直的轎番，抬一頂轎子，教：『取這妮子來。若真個在，把來凱取一刀；若不在，郭立你須替他凱取一刀。』郭立同兩個轎番，來取秀秀，正是

麥穗兩歧，  
農人難辨。

郭立是關西人，朴直，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？三個一逕來到崔寧家裏，那秀秀兀自在櫃身

裏坐地，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，却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。郭排軍道：『小娘子！郡王鈞旨，命取你則個。』秀秀道：『既如此，你們少等，待我梳洗了同去。』即時入去梳洗，換了衣服，出來上了轎，分付了丈夫。兩個轎番便抬着逕到府前。郭立先入去。郡王正在廳上等待。郭立唱了喏道：『已取到秀秀養娘。』郡王道：『着他入來。』郭立出來道：『小娘子！郡王教你進來。』掀起簾子看一看，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，開着口則合不得。——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。問那兩個轎番道：『我不知，則見他上轎，抬到這裏，又不曾轉動。』那漢叫將入來道：『告恩王，恁地真個有鬼！』郡王道：『却不耐耐，教人捉這漢，等我取過軍令狀來，如今凱了一刀。』先去取下小青來。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，也有十數次官了，蓋緣是粗人，只教他做排軍。這漢慌了道：『見有兩個轎番見證，乞叫來問。』即時叫將轎番來道：『見他上轎，抬到這裏，却不見了。』說得一般，想必真個有鬼，只消得叫將崔寧來問，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。崔寧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郡王道：『恁地，又不干崔寧事，且放他去。』崔寧拜辭去了。郡王焦躁，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。崔寧聽得說渾家是鬼，到家中間丈人丈母兩個面面厮覷，走出門，看着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。當下叫救人打撈，便不見。

了尸首。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，兩個老的聽得說，便跳在河裏，已自死了——這兩個也是鬼。崔寧到家中，沒情沒緒，走進房中，只見渾家坐在床上，崔寧道：『告姐姐！饒我性命！』秀秀道：『我因為你，吃郡王打死了，埋在後花園裏，却恨郭排軍多口，今日已報了冤仇，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。如今都知道我是鬼，容身不得了。』道罷，起身雙手揪住崔寧，叫得一聲，四肢倒地，隣舍都來看時，只見：

兩部脈盡總皆沉，

一命已歸黃壤下。

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，後人評論得好：

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，

郭排軍禁不住閒磕牙。

璩秀娘捨不得生眷屬，

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。